

卷五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只見一死。幸人受慘。毒至死。思援之。以全其生。不暇計及。妾叔為蒙辱。究亦无。免于我豪傑所為。豈刻薄小丈夫。拘鄙書生。所得同日而語耶。

快心編傳奇三集卷之九

第九回

捷春闈李公得婿

居武憲柳子迎親

詩曰

名題金榜擬登仙。
已羨文章驚海內。
柳言譜按迎鴛曲。
為恤姣羞窺半面。

締好朱陳有夙緣。
更誇珠玉在人前。
鈴閣香浮合沓筵。
似曾何處覩娟妍。

語說佩珩勘河事畢。正欲回署。只見夫人說道。尚有一事。未曾了理。省得再為往返。我父母坟上久缺祭掃。今相公做了高官。帶挈賤妾榮耀。應該去祭奠一番。少伸我為女之心。那家鄉田屋。家人尚无着落。也須清理一番。佩珩道。極其有理。我竟忘懷了。便連夜差人到署內。叫了三五個了。环僕婦們來。令張芳朱序裘能等。一路備其船隻。轎子。跟了夫人到坟。祭掃。更寫書一封。令賁往開化縣知縣處。投遞致謝前情。同夫人商議。且着落自足家人。存住本屋。約夠付些田畝。耕種度活。其餘田屋。盡行賣去。小使及妻能夫妻。乃一總帶。未更將銀而分送高爾林童士。禮及地。

隣人等斟酌定了。翠翹便向本鄉進發。佩珩也回吳淞署。裡那時傳徧了夫婦重逢之事。連那鮑一媽等都是一喘一氣。喘的是為總兵的夫人。倘若在這里。却不弄出大事來。氣乃為剛知有人在此。却不敢去追取。前銀閑話。休纏且表翠翹連夜起行。于路行了幾日。到了家鄉。哭祭坟墓。關動了那村鎮地方。那一個不驚奇詫異。知縣得了書也。寫回書送來。更送若干盛禮。與夫人翠翹分付回謝不收。高爾林等受了禮物。日逐來謝。那些鄉隣婦女們。都有相送來謝。未看的個個稱羨。死已謝天誦佛。甚有替翠翹設身設着想。凝思大喜之後。繼之以哭。哭後又喜的。却種七

不一。翠翹料理一番。擔延了半月。方得各項完割。然而帶了裘能夫妻。并小使別了鄉隣。乘船回轉。到了署中。佩珩接着大家慰樂。不表。且說凌介山在京中。自佩珩別后。同張玉飛朝夕誨論。倏忽到了二月初八。便打點進場會試。十五日末場出來。把前后文字一總寫出。與張玉飛觀看。玉飛極贊必中。明日只見揚州家裡人到。賁了佩珩書信。并三房三相公家報到。未拆開看了書中備細。深感華英之情。華英也有書信付與魏義。總是備述已前及侯近況的話。到了月盡揭曉。凌介山中第十五名進士。在寓之人大喜。介山謁過座師房師。赴過瓊林筵宴。又想念着褚愚。

原說過歲便來。怎麼至今不到。逐日盼望。直到三月初十日。總見褚愚同周貴到來。褚愚在路上已曉得介山連捷。今日進門便賀。介山接着。心裡大喜。褚愚不認得玉飛。介山替兩下通名。兩人雖則初會。然已前都嘗聽見介山道及。今日一見如故。介山問褚愚家裡有何事。幹原因。姚茂功的兒子姚勝期。頂兗州一名馬戰。隨官軍破賊。累得軍功。總在那李績題叙裡頭。該補千總。那新巡撫到任時。該給文赴部選官。更因勝期在二月裡頭娶妻。褚愚也要替他料理。故此等他。婢過了姻。更侯巡撫給發咨文。然后乃一同起身。故至此時。總到褚愚把那事述了。介山即便問勝

期何在。褚愚道他不便到這裡來。我叫他在飯店裡歇了。介山道。這是什麼說話。你的親戚便同我親戚一般。況且我寓頗寬。儘可住得。便要叫魏義到那飯舖去請。褚愚道。既蒙老爺格外相看。自當奉命。便叫周貴去說。不多時。勝期未到。周貴替他押了行李。介山等看那勝期。魁梧長大。却像個少年。那時大家相見。晚上設了酒席。互相慶賀。到了十五日殿試。介山殿在二甲第三十四名。玉飛接得父親家信。叫他回去。便收拾行裝。打點起身。介山亦不能再留。玉飛又叮囑妹子親事。于萬留意。介山道。長兄到家。弟等延秀一到。即附信尊大人處。自有好音相報。又令魏義備酒出城送行。褚愚和姚勝期一同送別。介山甚是依依。賦詩贈別。其詩曰。

浮名羈絆滯京華。	極目關山處處遮。
十二時辰傷我獨。	三千里路望君賒。
春風陌上隨歸騎。	夜雨階前繞落花。
為憶故人分手去。	計程何日到山家。

玉飛別了介山。剛日趕到涿州。見過父親妹子。張哲道。凌介山連捷心子裡。自然喜悅。玉飛道。讀書人到那地位。總叫做有結局。介山外面原是鎮靜。不露他心上自然快活。不了。背了妹子。把許柳延秀親事細說。回來時。又再三託

過介山想來自自然成就。況且介山和柳延秀交好。延秀決
然樂從。張哲也喜道。且待允了。纔好彰露。而今妹子面前。
且不必說起。玉飛道。孩兒即日南歸。若柳延秀回來。介山
說成親事。必寫信到爹爹這裡。那時付信于孩兒。作何等
計出嫁。再上來商議。張哲道。有理。那玉飛住了兩日。即起
身南回。婉玉設了母親坐位。還拜請安。又備了北邊的土
儀。託付哥七送上。母親大家相別。王飛星夜趨行。到四月
初。乃到家裡。拜見母親。叙過了家常的話。方道。妹子許多
好處。呈上寄回土儀物事。穆氏不勝大喜。王飛又說。凌介
山的事。又道。柳延秀出身始末。今為總兵。尚无妻。小孩兒

主意。將過房妹子許他。就是柳延秀同事。石總兵同凌介
山為媒。想來那親事決妥。穆氏听了。非常快意。乃道。認義
的女兒。恁般矣孝。若招了個總兵女婿。也增上了許多光
彩。便是你能學得凌介山。我纔是真正得意處。正是

自家骨肉自家親

只愿兒孫勝似人

唯恐頑愚多倔强

空教父母戒諄

不表張玉飛埋頭讀書。却說凌介山一日。蒙特旨授了試
御史。因天子番閱廷對策。見凌六鰲却有經濟學問。英爽
不凡。故有是命。至五月初旬。李績從朝鮮回來。原來朝鮮
國有奸相李繼昌。係國王同族。幽囚幼主。更亂法制。不來

朝貢又有大臣世族方高王諸姓起義除克復立幼主正欲遣官入貢適李績同柳俊賚責讓詔書到國一入國界。蚤有地方官報知國王國王懼立遣次臣遠接將到國都國王出郭相迎到殿開讀詔書國王俯伏受詔一而員頓天使一而備兩次應貢之物繕寫表文又差大臣二安賚奏一同天使回朝又厚贈李績柳俊各數千金李績不費言詞不煩軍旅蚤已成功復命李績老運亨通天子大喜着該部照例接待來使優詔答禮打發回國天子深念李績有功賜絹千匹白金百觔柳俊同有賞賚隨軍百人每人絹兩疋銀兩錠介山知道李績回京乃第四日了忙令魏義

到李尚書公寓來探听柳俊消息那裡柳俊回京時已知介山連捷无限之喜只為料理公事不便就候介山等到那日公務稍閒便告知李績要到凌介山寓所去看主人李績也知介山登第特恩補授試御史心裡已不勝暗喜見柳俊來道要去看他乃道你與凌生相離一載前兩番總不相值料他也自然想念你今晚去看他他自然便來歇宿明蚤可同來一會柳俊領諾只帶一小使隨了方昌寓門未離兩箭之地只見魏義騎了牲口正未兩人一見悲喜交集各下馬相揖慰叙一番然後同上馬行來凌寓已到魏義先下馬進門柳俊隨即下馬跟進竟到裡面魏

義先行急走。進內說知。介山卽穿大衣出迎。柳俊已到內堂。叫了一叢老翁。連忙拜倒。介山便跪下答禮拜畢。扶起。悲喜交集。柳俊道。背主自謀。罪難道責。恭喜老翁名題金榜。職授烏台。小人叨沐恩光。深爲欣幸。介山道。你今蟒衣。腰玉位登八座。富貴已極。再勿恁般稱說。反叫我不安。況同爲王臣。亦无此體。柳俊悲道。爵位總屬浮雲。主僕固有定分。柳俊小人那敢放肆。介山道。延秀。你若不改稱呼。我便與你謙遜一世。我自己只稱小弟。叫你只稱老總台。便了。柳俊道。旣蒙格外垂恩。待我叩謝。又跪下四拜。介山亦連忙回礼。然后就坐。介山朝南坐了。叫柳俊坐客席。延秀

不敢坐了。主席那時便將報恩寺託覺性。後至濟寧會見石佩珩。隨軍南征。滅賊回來。重過兗州。問覺性時。方知已遇見魏義。并同親戚褚某入都。那時方得放心。到京得知中了經魁。同石老爺來尋。又值老爺往大明謁見老師。後來我等又隨李公出使去了。彼此竟不相值。介山也將瑞光寺轉來。遇亂民衝散。便得遇見褚守拙。又遇了魏義。賊退進城。會見覺性。送你留下書銀與我。因冒暑急行。生起病來。病好進京。值場期已逼。料不能進場了。却值貢院火災。改期重考。幸而納監。徽幸正月裡。石珮珩從關外進京。會過乃稍知始末的話。叙了一番。此時褚愚同姚勝。期俱

在屏后張看。見了柳俊身材相貌。果然不同。嘆羨不了。介山叫請出二人相見。柳俊問知是褚愚也。再三致謝。姚勝期心知自己不過于總。柳俊是個總兵。天淵之隔。那敢放肆。柳俊又在介山寓裡。要存一分主道。却不便僭他褚愚道。老漢放肆。叨佔了。這是舍表侄。自然不敢得罪。介山也說。柳俊便听了。勝期却跪下叩拜。柳俊連忙扶住。於是褚愚坐了首席。柳俊第二。勝期下首。帶側。介山朝上。各相叙問。擺上飯來吃了。便相留。柳俊細談不盡衷曲。將丁孟明事亦備細說及。各相嘆息。柳俊乃將李公許親之事述知。方纔我來。又叮囑。明日要會。介山不勝大喜。便把張玉飛

妹子親事。我已同石佩珩替你為媒。向王飛再三言定的。話述了一遍。柳俊也十分歡喜。又一轉念。乃道。我在丁家時。頗知王飛家事。不見他道。及有位令妹。介山道。我已問來。他道。向在涿州父親那裡。或者是他異母所生。柳俊也道。是那個緣故。那時介山備酒款待。席散。便與柳俊同榻。以便叙話。柳俊備述佩珩獻策較射聚合之事。介山也備述佩珩誅盜成親一段緣由。柳俊矍然道。石爺與我同事許久。並不曾提及一字。真有學問的人。非小丈夫可比。大家細表別后之事。直到天明。那一夜竟不曾睡到了明日。大家起身梳洗冠帶。使同柳俊到李公之寓。方昌投了名。

帖李績便令請進。正衣冠相見，叙了企慕陰話。李績與介山賓主對坐，柳俊一席朝上。李績把介山仔細一看，暗自得意，只見眉目神情出人百倍，有風流子詞一闕為証：

天姿超衆類，神清曠擬。是謫仙儔，看眉彩飛揚。目光澄淨，美如冠王性也。溫柔浪傳說，河陽潘俊逸。洗馬衛風流，何必古人儘。教今彥雲中鶴，舉天半霞浮。曾經聞人口，都稱羨國士。李績曾向石楞許內外皆優，喜得親瞻芝宇，一識荆州，莫姻緣在此。即才有貌女容兼德，伉儷綢繆，莫道等閑湊合。是係前修。

李績看了凌介山，恁般相貌，十分歡喜，乃道：「去年第在兗州，承先生賜顧，彼時因有賤恙，竟爾失迎，後復為有事，匆忙不及拜識。至今思之，開罪死地，雖未接台顏，然已神少一載。去年高掇巍科，今春連捷，總因他出，尙未恭賀。今蒙枉駕先施，使弟愈增罪戾。介山道：「老先生山斗望高，功勳蓋世，晚生樛櫟陋質，襪線庸才，自恨无緣，不得蚤親道範。今幸瞻韓心竊自喜，老先生不以不屑見遺，晚生受教不盡了。李績道：「凌先生翰苑中人物，暫寄台垣，將來秉節伐巡，那一方便受福星之惠，學優則仕，便見善政媲美古人。這也是人生第一快事。介山深為遜謝，兩番茶罷，起身相

別柳俊一同送出來。李績隨打轎答拜。介山接進。叙過套話。介山道。晚生被人誣陷。幾作覆盆。幸蒙老先生翦滅妖邪。移文趙雪。合家感戴。沒齒不忘。此謝何適。總晉謁。因問話間隔。未曾致謝。寔爲有罪。李績道。這都是佩珩同柳秀之。弟何功之有。今蒙尊意。使弟殊爲汗顏。叙話多時。兩番。后便相別而去。介山便備了盛禮。差魏義方昌押了禮物。送到李尚書寓內。李績只是不收。來辰李績也備禮來賀。介山也諄已謝辭。柳俊便來兩邊議親。李績見那般十全女婿。立即依允。介山得遂宿緣。比中進士更加得意。連忙擇了日子行聘。延秀乃是媒到了吉日。介山備了

禮物。不過綢綾緞紵。釵釧簪環。羊酒等項。一則俱在客寓。乘李績主意。莫循世俗之所爲。三則那般正經人作用。却不比暴發戶。有了兩個臭錢。便爭奇鬪勝。踵事增華。一味要體面好看。非分亂用。既已僭越名分。徒取有識者說笑。凌介山既行聘禮。便作想八月裡娶來迎娶。李績也允了。那時劉思遠曉得。李績女兒受凌介山聘定了。方知已前疑他石楞之說。俱是胡猜。况且兒子已死了。那些妬忌之恨。倒也消釋。連閣下及傅彙征亦反覓得徒取其无趣。李績寫家書與女兒。敘說已字新御史。凌六鰲秋間便要出嫁。分付王忠等置辦嫁粧。介山既定了自己的親事。便替

柳俊出聘。柳俊也不向李績道知。便到介山寓內。備辦禮儀。介山令魏義做了納聘正使。押了從役人等。到涿州張哲家來。更寫了兩封書。送與玉飛父子。魏義一總領受。先兩日另差一人。預先道達。張哲得了消息。滿心大喜。然後通知女兒婉玉。我已將你許配總兵柳俊。他今已將聘儀。即日送來。只怕也就要來迎娶的。婉玉道。爹上這裡無人。孩兒正好料理。為甚許配。恁速。張哲道。我兒。你有所不知。你哥哥有一相好朋友。乃本鄉凌介山。他今已中了進士。授了御史。正月裡。你兄進涼。到他寓內。曾會過那柳總兵的同事石總兵。就是那石總兵同凌介山為媒。向日却未

有的確。故此總未說知。今有凌介山先差人來說。只在後日過聘。你也料理些替聘禮物。應該準備的。也須斟酌定了。婉王道。孩兒總不知那等事務。爹上料理。決无遺漏。心裡想道。我今許配總兵。可為有幸。但不知那總兵年紀相貌。若何為人性情。更不知怎生樣的。總是姻緣前定。這也只索聽他那時張哲與勿上地。把回聘次第放好。到了後日。凌家人蚤來知會。張哲星即鋪粘結綵。備設酒席。叫了樂人。停上當上。所謂唱少傾聘礼到門。魏義傳述王人之意。張哲相見勞謝。魏義遞上兩封書信。張哲見書面上寫得明白。收了書札。及聘礼等項。安頓魏義來人殷勤款待。

過了一宿。擺了回盤。張哲出來。犒謝眾人。眾人亦俱致謝。張哲對魏義道。蒙你老爺垂問。這事又極承推愛。有費清心。使我感謝无地。我也不寫回書。總煩魏叔面稟。多乞致謝。付小兒的書。便即令人寄回。柳老爺處。有迎娶日期。只消你家老爺示知。我這裡无不從命。魏義一一記受。遂別而去。到京。介山見了回儀。甚豐。乃感張哲厚德。便同柳俊商酌迎娶之日。柳俊道。昨日李公說。南直巡抚奏稱。淮揚總兵病故。員缺。該部已經開列。應補官員。且題連我之名也。開列在內。看旨意若何。且待我有了地方。然后迎親。否則竟无定准。介山道。倘能就在淮揚。豈不大妙。柳俊道。若

得如此微幸。到秋便可迎娶。歡了。一日。朝廷命下。柳俊補

授淮揚總兵官。李績。介山等俱各大喜。柳俊正在陞辭辭

堂。總兵要到兵部三堂。叩謝謂之辭堂。却值江西巡按丁憂。員缺。奉聖旨。凌

六鰲補授江西巡按。星速乘傳前往。恰好姚勝期掣了淮

揚鎮標千總褚愚大喜。表任在柳總兵標下。自蒙照應。介

山到李績寓內相別。李績道。賢壻。婚嫁之事。且待一年。差

滿。只恐那接在半年。未必便筭。還該到後年。滿差。到那時

另行斟酌。賢壻此去。務須廉剛公直。勤于政事。方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百姓。中不負和父家。散胸中平昔抱負。方成

得一個正人君子。就是刑名一道。雖該執法奉公。然必宜

死裡求生。原情察理。執理太過。則民无所措手足。情之一字。深宜体味。所以說。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存此一念。便乃聖賢之心。失此一念。便流入刻薄酷吏。我願賢者。切勿出此介山。一一領受。柳俊也。蒙卒公之教。便一同出都。那時姚勝期。係柳俊屬官。極其奔走効力。也同一路到官。褚愚也。起身回家。合幫同走。李公備酒錢送凌柳兩人。起身日。更出城親近一程。方自回去。一行人到了涿州。介山向柳俊道。你同衆人。只在前途等我。我到。你令岳那裡。述你秋間完姻之期。便到張家拜會。到門首看時。只見隱門上。貼着柳俊補授總兵的報單。偏有閃筆細七點綴張哲連忙迎接。

到所相見。介山雖與王飛至交。從未會見。介山自以父執看承。張哲也謙恭致敬。叙過寒暄。三道茶罷。介山便將柳俊姻事。說道。令坦今榮任淮揚。令愛出門正便。延秀擬于秋間擇吉迎娶。故以其語。先爲道達。一應所需。並從尊示。那時小侄決不能到此。欲留小价魏義在家。往來傳遞。尊命張哲道。先生秉節代巡。小女婚姻細事。那敢重煩台駕。若留尊紀在深。感至情。秋間悉憑小塔那裡。選定吉期。小弟死不從命。前日已叫人回去。令小兒到涿州來。一同小女回家。以備針線等物。只是寒室衰微。承先生提挈。作養合家。感沐何以爲報。介山道。侄與宅上世交。老伯何出此。

言。今令坦一同出都。直至家鄉相別。尊意自述。與令婿便
了。張哲道。貧家嫁女。竟无奩贈之儀。此言亦煩。先生轉致
介山。正欲相別。只見擺出點心來。介山只得坐了些。少吃
了些。張哲又問止宿之處。要來拜。介山道。同令坦一總
乘傳赴任。不得停歇。再三回了。然後起身。張哲送別進來。
同婉玉道。凌生同你哥哥相好。我却從未識面。今日纔見
他。好個少年。貴介公子。比常人大不相同。只是不曉得你
夫婿相貌何如。婉玉那時已知丈夫做了本地總兵。聽見
父親說。總兵衙門就在瓜州地方。離揚州不遠。心裡乃暗
喜道。想起當初在宛州時。老爺陞了巡撫。歇了數天。便打

發小姐并我們回家。那時曾聞得老爺收了一個少年。將
官得以殺退賊兵。又曾聽得家裡婦女們傳說。那個少年
不知是姓劉。姓柳。又說是人家的。小廝。又說是就是同寓
報恩寺裡。姓山的家人。我想若是山家的小廝。定是那日
折桃花時。在他書房裡看見的那個人了。但他的家人。那
肯棄了主子。來跟我家老爺。山家小廝說話。定自不確。然
而這柳總兵。不知可就是老爺收留的少年。倘若小姐那
邊有人來問他。便知端的。又一轉念。羞人答答。我這許配
人家的事。我也不便說出。怎好去問這般閒話。又一轉念。
或者老爺得知我賣出過繼情由。見這個將官未娶。託這

御史做媒。也不可料。又想我老爺公事匆忙。勦賊回來。又往外國。那有閒心腸管這事務。况小姐處不知可會寫我的原委。寄往京中。我老爺何由曉得。轉念一回。只索丟開。一日只見張惠來看。原來麗娟接得父親書信。備說往來。將及半年。都平安無事。身子康健。於幾時回京。便將許配之事。畧述。凌御史六鰲少年英發。已經受聘。并秋間迎娶的話。敘個始末。麗娟看了。不覺添了許多轉念。便記憶報恩寺書生。竟無音信。去年父親初陞巡撫時。在兗州署內。曾聽得家中婦女們說。老爺收了人家一個小廝。竟有奢遮本事。殺退賊兵。但未知姓名的確。又說是同寓山鰲家。

僕父親却從不曾說起。若果是如此。這山鰲見得小廝。又在我家也該來通個消息。何以至今並無音耗。難道是個無情之輩。他說是南直揚州人。去年各直省登科錄上。並不見有恁山鰲名字。難道他因不曾進步。無顏來此求親。今爹爹受了凌家之聘。這是父母之命。有何別說。但此生一番情意。只好作來世姻緣。總是大家緣薄。却也無可如何。真個無可如何這番差張惠來。因恐主人憶着蘭英。故斗來傳說個平安回京的消息。白蘭英到張家半年有餘。已差張惠來看過四五次。見面叫聲姑娘。這也是麗娟擡舉他處。這日婉玉聽得主人已回平安無事。也是歡喜。乃問了小

相平安。兼問二娘安好。留張惠吃了酒飯自去。不覺日復一日。七月初間。方見哥哥玉飛到涿州來。原來玉飛在家。接了父親家信。見說凌駕山已做了媒人。柳延秀行過聘禮。不勝大喜。又見了駕山附來書信。也是說着這件親事。隔得一日。只見報房來報。貴府賢坦老爺柳奉特旨陞授右府都督僉事。鎮守淮揚總兵官。玉飛更加歡喜。穆氏喜出望外。最難得的女婿在本地做官。何等榮耀。隔了兩日。張哲又有家信來到。說女婿在本地做官。秋間定要迎娶。要斗兒子玉飛到涿州。一同妹子回家。拜認母親。便好備辦出嫁之事。玉飛即便打點。正要起身。却聽得人傳說新

總兵到瓜洲公座。隔一日。只見凌駕山來拜。原來凌駕山同柳俊褚愚等一路下來。走到山東。褚愚要留駕山柳俊家中去住一宿。光耀門庭。駕山却爲一來憑限緊促。二來還要到揚州家裏料理數天。此處不便迂途擔閣。三來又怕褚愚費事。故此不肯。褚愚亦知得這些原故。亦不强留。但各各珍重叮嚀。訂期後會。又把姚勝期再四託與柳總兵。方纔別去。駕去等行。近揚州早有總兵門下官役兵丁來接。不一絲到了揚州。又有江西省巡按衙門裡的書門皂快來接。柳俊別了駕山瓜洲上任。駕山便到家中。此時不要說家人們的高興。更勝如老主子爲官之日。卽就是這

些親族知交隣里無一個不來趨承恐後。這一句直本地
方大小官員無不到門投揭應酬了一番。又勞謝了一房
三兄及華英并隣里等。分別輕重各有所贈。便來拜會玉
飛。玉飛慌忙接進。各敘欸曲。玉飛道。相別幾時。長兄已是
綉衣大人了。又在隣省。真是人生暢意之時。駕山道。弟在
隣省不足爲異。最難得令妹丈卽在本地。秋間出嫁。何等
便益。弟前日出京。卽到令尊老伯處。相問此事。令尊說已
有家報寄歸。欲長兄到涿州。同令妹回宅。弟當令魏義在
家專聽尊處有恁分付。以便往延秀處傳致。不識尊意可
該如此。玉飛道。得尊管兩下相通。這是極妙的了。小弟正

欲打點上去。大約只在七月內回來。悉聽延秀擇吉便了。
駕山道。弟同延秀一路商酌吉期。大率在中秋前後。敘話
許久。穆氏在內早已備出一席盛飯。駕山也便用過。方別
玉飛。隨往荅拜。兼送賀禮。駕山再三回謝。當面叫魏義來
分付。過了柳老爺吉期。便到江西署中來。魏義一一記明
玉飛亦自別去。駕山把家事畧整理一番。明日卽起身赴
任。來接的衙役打着執事。擺開頭踏簇。擁下船。好不榮耀。
行過瓜洲。柳俊到船迎會。隨卽上岸荅拜。柳俊定要遠送。
駕山因他初上任。有事匆忙。即便回住了。玉飛又在船內
設酒餞行。駕山便坐了江船。從長江直往江西。玉飛送別

駕山即便起身北上。至七月初間。方纔走到。見過父親妹
子。具述柳延秀已經公座凌駕山。又來拜會張哲原。已打
點女兒南歸。各色俱備。便先打發玉飛。婉玉并家人男婦
等於七月初十內。起身先走。自己再把店務料理。遲幾天
也打點歸家。婉玉便與父親商議。要往李家別聲小姐。張
哲道。這是你不忘本處。極該去作別。我因有事匆忙。却也
忘了。婉玉隨即梳妝濟楚。張哲道。可要幾個婦女偕隨去。
可該先差個人去說聲。婉玉道。總不要多人去。只叫藥珠
隨去。一個小廝領路。無知之人。便跟他許多婦女。以炫人。我是那邊出來的
人。怎好着人去說。我就去便了。張哲喜道。正該如此。當下



叫了兩乘轎子。又叫一個小廝隨了。不多時到了李家管
門的。問是何人。婉玉已出轎。走進管門的。見是蘭英。也喜
道。難得今日回來。待我先進去說。自然情理。便望裡邊先走。蘭
英同藥珠隨後進來。小廝站在門首。等着裡邊丫鬟媳婦
們。見管門的來說。都到後堂來迎。兩下相見。各廝叫了。蘭
英便到小姐樓上來。走到樓門邊。麗娟得知了。正要下樓
來接他。蘭英見了。先叫了小姐。麗娟也叫聲蘭妹。蘭英攬
住小姐上樓。即便拜下。紛然墮淚。麗娟慌忙扶起。已是拜
了兩拜。見蘭英哭不出聲。亦潛然出涕。天下至情。乃父子
母女夫婦主婢而
母女主婢為甚。蓋
女人情專而易悲。衆丫鬟婦女。一時俱覺感傷。麗娟道。你

今吉人天相也。到好有出息了。不須悲苦。蘭英哭道。只是受小姐深恩。未曾報答。每嘗想起。夢寐不安。麗娟道。我與你正在少年相逢。非暫。你不必恁般憶念。徒起酸心。麗娟氣度不便。叫蘭英坐。蘭英再三不肯。麗娟必叫他坐。乃拜謝了。後坐。是個女人。行達不了。鬢們拿茶來吃。二娘在那邊得知。心上歡喜。連忙走來。此處見得二娘。真是好人。若把會做作的。他要看得自己尊大。蘭英不過是家裡出去的。了頭。憑他做了夫人奶奶。終是此處出身。且等他來見我。我怎肯輕身便往。這二娘真個不論先走到。大小姐樓上來。是一個蘭英得知。起身到門口。相迎。厮叫。便要拜見。二娘本是人。

扯住不肯。一同坐下。二娘笑着道。你真是福緣到了。半年多相別。長得恁般好了。比在家時。愈發豐艷。二娘口氣酷肖。蘭英道。見過了小姐。正要。到二娘那邊來。拜見。二爺大相公。二娘道。竟不消了。竟不會再思。極是不特見。面無恁情趣。且費筆舌。二爺纔出門去。

大相公今日往相知家去做文會。都不在家裡。我又在這邊會了。總是一樣。又道。小姐嘗時。叫張惠來看你。承你每每問我。我只附得一聲兒。總不會特叫個人來看。覷。便見六次。也。聞得你繼父待你極好。這也難得。你會見過母親。沒有。也有幾個兄妹。蘭英道。只有得一個哥哥。母親尚未識面。明日便要。到揚州家裡去。故此來別聲。小姐麗娟道。你

明日便往南邊去了。爲何不早兩日來。也好多盤桓幾日。蘭英道。也是這兩日議論起的。麗娟道。前日差張惠來看你。聞得說你已許了人家了。就是揚州什麼武官。可有這事。二娘道。恭喜恭喜。兩日來小姐怎不說知。麗娟道。前日爹爹有信回來。我恐蘭妹不知。特叫張惠去說。是張惠在他家得知此信。張婆曾來述過。所以我方纔記起。蘭英欲要問小姐親事。可曾受人家聘定。兼要問這總兵柳某老爺家書上。曾否提及。還要細談衷曲。無奈這些丫鬟婦女們圍定了。真二娘又問長問短。不得脫身。大家又提起二小姐身死情由。蘭英嗟嘆一回。二娘也埋怨一爺。終是乏

趣的事。一提便不再說。少間擺上飯來。三人同吃。麗娟道。蘭妹。你這個丫鬟也好。叫什麼名字。蘭英道。名叫藥珠。二娘道。小姐去年冬裡買這個丫鬟。叫做浦珠。你家的却叫藥珠。好像個姊妹兒。蘭英便問福官怎麼不見。二娘道。早飯後說有些倦。如今睡在那裡。只見張婆來說。蘭姐的轎夫小廝。已曾與飯吃過了。蘭英便起身要回。說道。尚要打點明日起身事件。麗娟不好強留。但覺依依不捨。蘭英到下房解手。春香道。蘭姐。你如今做了姑娘。怎麼就長得恁般好了。比着家裡時。勝了十來倍。我們那裡學得你的福氣來。春香丫頭蘭英道。那有什麼好。我如今獨自一個。怎

如在這邊時。有小姐照顧。又有姐姐們打伴。這個纔叫做好哩。春香把眼一睨。嘴一趨。說道。好看話兒。做姑娘有人服侍。倒不好。倒是去服事人好。蘭英下房解手。春香便得處繪風圖影之筆。極細處不失線索。位置莫草率看過。只見二娘走來。春香笑着去了。麗娟便取出簪環等事件。約值百金。送與蘭英。爲他有了人家。算做添粧之贈。二娘也取些首飾相送。蘭英不勝感謝。一總收了。又向二娘致謝道。二爺大相公面前。煩二娘替蘭英多多稟意。便向小姐拜別。麗娟急急扶住。蘭英紛紛下淚道。蘭英此番往南邊去。不知何日再與小姐相見。掩面而泣。哽咽不能出聲。麗娟亦悽然流淚道。相逢有

不必如此。願你好生保重。我本意留你到晚。爭奈你明日便要遠行。打點束裝之事。不好擔誤。只是纔得相逢。又卽遠離。別後相思。未傾片語。叫我何以爲情。說罷。二人便相抱放聲而哭。纔叫他不必悲哭。不覺自己隨也哭起來。大海而情根不死。不特哭也。而更放聲。真是劈碎虛空。燒枯根種。難消悲夫。二娘等俱含淚相勸。二人只得收淚吞聲。一齊送到大廳。麗娟不送了。揮淚而別。二娘送到二墻門口。衆婦女直到大門前。蘭英吞聲悲泣。情不能勝。正是

久離香閣暫來過

忽又傷離可奈何

何苦老天生我輩

偏於情字十分多

婉玉上轎歸家。張哲道。爲何去了許久。婉玉道。小姐留住

還要盤桓到晚。因見孩兒急於要歸，方肯放手。玉飛見妹子兩眼有哭泣之狀，乃笑道：「妹妹回去，我料必然又有一番悲感。」婉玉愀然道：「十年隨從，情投意合，今日且遠離他，所未知再會何時。」悲從中來，不能自己。玉飛見妹子才色德性，果不尋常，想這柳苑秀相貌甚好，駕山曾說他頗善文詞，真堪與妹子作對。况已官居八座，天也待此兩人厚薄。婉玉又取出小姐二娘所贈張哲看過，一總打疊藏好。當下將各項收拾停當，叫齊了轎馬，明目婉玉拜別了父親，同哥哥家人等一齊起身。麗娟又叫張惠自贖盤費，送了三四站路程，方纔別去。玉飛亦厚贈致謝。何等婉玉在路

朝行夜住，渴飲飢餐。不則一日，到了揚州。玉飛先同家人趕回，穆氏不勝歡喜，着令婢僕們一總遠接。婉玉到家門出轎，見屋宇宏敞，氣象不同。走進大廳，穆氏在廳上相迎。一見婉玉，真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可謂蓬瀛仙子。宜稱月殿嫦娥，身材整整齊齊，金蓮窄窄舉止安雅。雅雅繡帶垂垂，髻擁烏雲，漆潤浮光，欲滴腮凝瑩玉粉，香溢艷難描。活画婉玉心上萬分歡喜。婉玉知是母親，上前厮叫。穆氏手挽着手，但見十指纖纖，肌膚如玉，溫柔香軟，細膩如綿。因不覺道：「我有何福分，消受得你當下鋪毡設位。婉玉朝上八拜，拜畢，穆氏叫家中男女大小一總來見姑娘。」

用過茶同進內室。婉玉將帶來首飾衣袖等項。并李小姐等所贈之物。一總交與母親。穆氏看了。深感李小姐待人好意。當下設宴款待女兒。這婉玉與穆氏的親熱。比人家親生的更好幾倍。每日侵早起來梳洗完畢。便到母親牀前問安。待哥哥極其和氣。却並無一言半語。偶涉戲謔。凡居常飲食及支待親朋。或豐或儉。無不合宜。椒薑五味烹調之法。指使厨下加意整理。無不可口。竟不要穆氏費半點兒心。婢僕有恁口角。都稟知母親。分其曲真。這些下人。個個心悅誠服。極口稱揚。叫穆氏那得不喜。正是

半載椿庭膝下隨

已知女德總無虧

今朝得侍慈幃裡

更展才能見作爲

不表穆氏萬千中意。着實備辦嫁妝。且說柳俊上任料理衙門許多規矩。忙了半月有餘。方纔定局。這時揚州府裡無論與柳俊有相與無相與。那一個不驚奇詫異。說這柳總兵就是丁家小廝。已前丁孟明害凌駕山柳俊送信的根由。合地皆知。都羨慕柳俊存心良善。救援好人。故此天也好報他一年多些。便做了八座頭官。又原到本地地方來。風光榮耀。丁嚴做了半世惡人。頃刻一家冰消瓦解。連自身都死喪他鄉。可見天理恁般切近。招報不爽。體面上人都到瓜洲來會賀柳俊。無不從厚相待。這些人都說柳俊

好有個議論說。相貌不虧人。柳俊這般好相貌。自然不是
居人下的。今果然恁般貴顯了。有個議論說。識得好人。便
有好報。當初若不送信與凌駕山。凌駕山那得入京。在北
場驟捷。柳俊若不隨去。那得到山東。遭際巡撫。提拔建此
車功。有個議論說。有大量者。必有大福。當初柳俊在丁家
時。我們會見他。看他便有一種大器量。與衆不同。今日果
有這等大福。這等看起來。都是天意特生出柳俊這般一
個人來。命中原該有這般福氣。所以盤根錯節。締荷成全。
至其同爲僕隸。不逐波流。就是他持身操守處。識得凌駕
山是好人。患難相從。就是他相交勝己處。後來展布才能。

建功立業。都是他推情度理。處事妥當。處可見質地固屬

天成。修爲原宜自奮。

一段議論有力

柳俊自到任半月以後。諸務

稍有就緒。便着人請魏義到衙商議迎娶之事。此時張哲
也歸家了。夫妻了女。一總團聚。張哲便大擺筵宴。遍請內
外親族。相知女眷們來見了婉玉。唯有極口稱贊。時已八
月初間。柳俊擇了八月十六天恩上吉日。娶親先數日前
差人賚禮送到張家。總是魏義往來關說。正是

功名成後結姻緣

總值新人正少年

回想當時顛沛口

不禁悽絕淚潸然

因柳俊娶親後。有分教。始知天地栽培數原有定。何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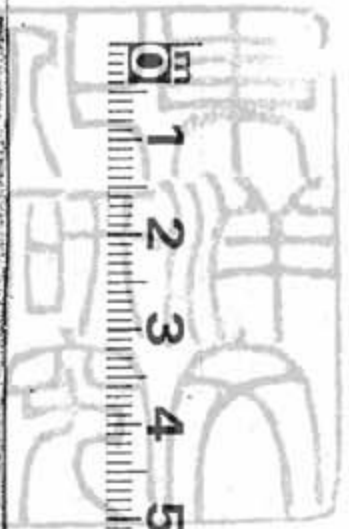
神顛倒人自多疑。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人可以為堯舜。這一句話。雖則太濶。然人性本善。由習而遷。若有好人教調。憑你性極頑劣。朝誨夜訓。便也改了許多習氣。人家女子。總不知教。為父的出外作事。便不得教。為母的原從不教。而來曉得教什麼。況且曉得要教兒女之家。原少。所以女子任性由心。不能學好。若能振拔的。便是大賢。好蘭英好處。由麗娟所教。麗娟資性。雖更高。然亦由李績所教兒女。總是一理。故兒女不可不教。此因蘭英立議起見。故反因女推及于子。



所圖書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77(12)



科 2014-12

快人心三集

第十回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希憇先登高目作孽
凌駕山看雪鳥鳴冤

詞曰

凍合江天一色。凜凜朔風吹雪。且酌醇醪拚一醉。
忽地繫懷蒼赤念。此際窮民多少。飢寒愁絕。乍
聽烏鴉饒舌。似有鬼神提掇。只為善良冤枉事。受
盡惡人磨折。終究禍臨頭。應悔當初作孽。

右調離亭燕

話說柳延秀納過吉期。張家妝奩各色齊備。到了八月十

六日纔早。柳延秀打發花燈綵轎起身。自有標下官員替主帥奔走効勞。合營兵丁無不趨踴踴躍。河下擺開十數隻大船。岸上有百十頭駿馬。水陸並進。一路笙歌聒耳。鼓樂喧天。非常熱鬧。有燕春臺一詞爲証。

素景流輝。涼飈薦爽。桂林葢綻金黃。卜吉茲辰。婚媾慶溢華堂。營開細柳。廳揚看綉旗。綵扇光浮江甸。笙簧絃管響應霓裳。花燈霞擁。翠幃雲張。歌童雅飭。侍女宮妝。麝蘭馥郁。沿途觀者如狂。水陸兼程。雕輿駿馬。錦纜牙檣。儘芬芳。夜來明月映分外風光。

柳延秀遣發迎親船。轎燈火人夫。又打着總兵全副執事。擡了轟天大砲。遇停船起行之處。俱開放大砲。河裡行船岸上走馬。水陸兩路。望揚州前進。這邊張哲家裡屋宇也寬備。下百十來桌小酒。一二十席盛筵。又叫下了四五隻大船。坐送親上人及裝載嫁粧等物。家中叫齊樂工人等。以便迎接花轎。堂中鋪紅結綵。擺設整齊。僮相樂人成行。站立午間。柳家娶親人到。三聲砲響。鼓樂齊鳴。穆氏在裡面打扮女兒。珠圍翠裹。許多迎親的人。一齊坐席飲酒。魏義也在旁廳盛筵款待。張哲親遞過了酒。便着一管家相陪飲宴已畢。魏義先行別去。僮相贊詞相請。婉玉與母親

拜別痛哭登與花燈綵旗在前先走。執事人員在後擺列。近轎便是迎親送親的一班婦女。個個雲鬟翠袖掛綵簪。花約有四十多人。各提了寶蓋金爐。燒的沉檀蘭麝烟雲。繚繞撲鼻濃香。轎後軍兵護衛。都騎着高頭大馬。錦鞍綉轡。金勒紅纓。一路出城到船。真個香風塞路。花陣侵眸。閑動了滿城士女。齊來觀看。鬧熱非常。張哲父子夫妻。男有男親女。有女眷都坐了轎。隨後下船。看看走到船頭。有報事的軍人。跪在綵轎旁邊。稟稱升炮。隨轎員役高聲分付。登蒼然後放炮下船。做書的恐怕嚇了轎內新人。如此護持。真聖嘆所謂開卷又恐風吹掩卷。又恐悶氣一笑深大金黃傘蓋罩在船頭。綵轎直上船來。緊靠船

門歇轎。眾婦女蜂圍蝶簇。婉玉落艙坐下。張家送親的也。一總下船。放砲開行。水陸照舊回轉。一路點鼓掌。號一番細樂。一番大樂。喧喧嚷嚷。前到瓜洲。先有報馬進衙門報。知此時已黃昏時分。青天皎潔。月色光明。柳俊穿着大紅袞龍綉袍。烏紗玉帶。在署專等。這邊新人坐轎上岸。照前擺設。這番因燈燭熒煌。火光照耀。映着月色。分外精神。少頃到了衙門。標下官員。一總大紅圓領。也有束金帶的。銀帶的。角帶的。數一餘員。就是這姚勝期也。擺列在內。總在轅門口站着。見花轎到來。一齊打恭。偃僂。罄折花轎。直到大堂進宅門。過二堂至三堂。住轎柳俊出迎。又擡進臥房。

樓下纔歇定了。開了轎門。婦女們簇擁新人出轎。照地方風俗。擡過香案。雙雙拜過天地。然後新人交拜。携手上樓。吃了合巹杯。各役都散。柳俊差人出去。謝勞標下各官。又差人請岳丈岳母舅爺到署。張哲都回謝了。柳俊隨令送下十餘席盛筵。并犒賞了隨從。及送親船隻人等。張哲收了酒。打發賞錢也。便開船轉去。柳俊與新人在房對飲。兩旁侍女紛然服事。婉玉去了。綉堯坐席。柳俊舉目一看。見新人美艷非常。婉玉也偷看柳俊。年少風流。昂藏軒舉。各自得意。互相看了。便都驚訝起來。你道爲何。只因你我都像那裡見過一次。各起疑心。然也只好各腹裡轉念。酒散後。撤過席面。侍女出房。兩人解衣就寢。美滿恩情。歡新無限。有魚遊春水一詞爲証。

歡愛今宵起。弄玉還應配。蕭史團圓。明月照得人。閨旖旎。襟解羅襦。散麝蘭春。濃秋夜。諧魚水。無限恩情。溫柔鄉裡。時正值妙年芳齒。玉樹雙花。蓮並蕊。更饒富貴榮華。風流自喜。但憑燈影。乍窺妍。不道園亭會。觀美燕爾。新昏舊家桃李。

當日起身梳洗。果然各疑那處見來。柳俊借事遣開媿女。笑謂婉玉道。夫人我於去年春間。曾在一處見人家一個女子。酷類夫人相貌。雖精神光采。那女子固自不及。然眉

目丰儀。竟有些相像。婉玉笑對道。相公在那處見來。爲何便與賤妾相似。相公生長北方。何以竟似此間聲口。柳俊道。我原是北直人氏。住在揚州日久。所以聲音竟是揚州。夫人是揚州生產。何以聲口反不相同。婉玉道。這也有個原故。柳俊道。實不瞞夫人說。我出身始末。宅上自知。去年我未遇時節。在山東兗州府報恩寺裡。見一女子。有似夫人。這婉玉在張家。張善父子。因將婉玉許配柳俊。不便把柳俊出身提明。故此婉玉其實不曾曉得。今見說實不相瞞。又道。宅上自知。其中必有緣故。當時在家時。聞老爺提拔一個少年將官。說道。是人家小廝。今在我而前。這般卑

遜。莫非卽是此人。了。又聞說。就是同寓山家的人。若果是他。正好問一端的。完了小姐心中之事。再聽得說在山東兗州府報恩寺。遇見一女子。這話一發。有據。便記起去年。遇報恩寺裡。我曾替小姐往隔園折取千葉桃花。在那山相公寓內。見一少年。生得頗不凡俗。今丈夫面貌。着實相同。沉吟一回。愈看愈似。柳俊道。夫人你爲何這般着想。婉玉道。賤妾亦曾在那裡見過相公來。是以心上轉念。且問相公。在報恩寺中。何以看見女人。莫非來寺中燒香遊玩的麼。柳俊笑道。並非燒香遊玩。婉玉道。旣非燒香遊玩。何以女子進得寺門。柳俊見問得吃緊。妙。心下驚詫。這夫人

口聲是個會吃醋看他的情性。我却不合說了也只得直說。道是作寓在那寺中。那女子便是同寓的宅眷。婉玉聽了愈更無疑。乃笑說道。相公去年寺中所見莫非就是賤妾柳俊也。笑答道。方纔下官原不相瞞。宅上自知下官出身始末。夫人為何把我這般消遣。教我何以為情。此種情態妙極婉玉失驚正色道。賤妾蒙相公不棄。使侍巾櫛。萬分有幸。怎麼敢來消遣。相公榮遇。實有未知。柳俊聽了也詫異道。夫人生產此鄉。那有不知下官始末。怎麼這般說話。婉玉道。賤妾實不會生產此鄉。在家中亦並不知相公始末。柳俊在先原疑心玉飛往來丁家時。未曾聽見說玉飛有位。

妹子因凌駕山說想是異母之妹。隨父住在涿州。故聲音絕非此處也。把凌駕山的話信為確然。乃道。夫人隨尊父久住涿州。故不知我的原委。難道令兄輩時嘗曾不說及。怎麼夫人恁般口緊。婉玉道。其實不知相公休怪。柳俊道。既夫人真個不知。今既蒙不棄。得遂姻親。我便與夫人細說。乃將自己如何在了家効力。他家如何害凌駕山。自己如何送信同行。如何寓在山東兗州寺內。遇見李公如何遇賊竊發。與凌生相離。如何得李公收留。勦滅賊黨。建此軍功。乃得到今日地位的事情。畧述一遍。婉玉始知備細。歡然大喜道。賤妾嘗聞得說古來英雄豪傑。總屬崛起。當

困窮未遇時節。顛沛流離。更有甚於此者。相公這般境界。正是上天成就相公處。只是要問相公。彼時寓報恩寺中。又有姓山名鰲的同寓。這人何在。柳俊聽了大驚。此事只有凌駕山與我。及李小姐與李小姐侍女知之。怎麼夫人也都知道。此時柳俊還不敢認。夫人爲李家侍女。腹裡驚奇。未曾回答。婉玉笑道。相公直道。衷曲賤妾亦無所諱。乃將自己如此長養。在李家被李再思如何冤陷。賣與張家。義父如何認女。始末先敘一遍。又將李小姐如何恩待。情勝同胞。李公如何致仕回家。路經山東兗州。報恩留寓。李小姐在樓上見了。隔園桃花。令我在隔園折取。寓見姓山的書生。那時却見

一人在旁。酷類相公。怎麼今說是姓凌的。只這姓山的。更是何人。柳俊如夢方覺。大喜道。原來那時來折取千葉桃花的。正是夫人。我說那有相貌相同的。便得這般一模一樣。凌駕山尊名叫做六鰲。因避禍出門。恐被冤家追緝。故此改了山鰲姓名。那時我正在那邊。已曾與夫人覲面相識。今日展轉湊來。原在一處。真是姻緣有定。再不與人料的。設身處地真個的。詭異真個快活。只是李小姐當日各有詞章酬和。夫人難道倒忘記了麼。婉玉此時方纔一總透徹。也嘆姻緣前定。天公聚合之巧。乃道。李小姐靈根慧性。遠邁尋常。幽恨深情。獨超千古。此事總屬鍾情所至。賤妾亦何忍明言。但

我兩人已遂一面夙緣。只這凌駕山既已高發。未曾可曾向我老爺求親否。柳俊見婉玉如此忠厚存心。方說是賢。曉有守之人。不是那等嫉妬不良之婦。疑心他有吃醋。乃道。夫人竟休煩惱。此親已就。真有夙契。乃把李公將女。竟欲許配於我。我如何辭却。因同石珮珩做媒。說與駕山。今已在京納過聘禮。翁婿兩下情誼甚篤。原擬入秋便要完娶。因點了江西巡按姑待將來。只是一件凌老爺已是滿稱初心。只怕李小姐尚以山處心願未諧。只怕有些不快。婉玉以手加額道。小姐得遂夙緣。我兩人亦復相合。天公弄巧聚散有情。然待賤妾更覺加厚。柳俊道。爲何。婉玉道。

相公建立功名。膺此顯爵。知君未娶。誰不願附絲蘿。閱閱多嬌。何有於妾。若不過房張家。那能仰配君子。婉玉柳俊也笑道。如此說來。這李再思冤誣夫人處。正是成就我兩人的姻緣。今後也休怨恨他了。婉玉道。賤妾得能如此。這些讐言怨一總消除。不復介意。當下二人在房裡說話良久。侍婢們候了一回。也搬茶托水進來服事。便都說了別話去了。柳俊固係英雄丈夫。氣概然見夫人恁般標緻。又有識見。才能談吐之間。毫無鄙俗。那不歡喜。真是如膠似漆。恩愛非常。到了三朝。張哲又備絕盛的禮儀。送到衙門裡來。又差了家人婦女等來看小姐。柳俊亦重加看待。擇期

到岳家拜認張哲舉家忙亂備辦。到了那日，柳俊謝了盛禮，打了全副儀從，下船到揚州，親拜岳丈岳母，張哲已備下戲筵，請了賓朋親戚陪席。少頃，柳俊到門，三聲砲響，頭踏傳呼，軍士簇擁，非常顯耀，觀者摩肩疊踵，箇箇驚奇。柳俊到堂，執子婿之禮，見過岳父母，然後郎舅相見，與眾親朋亦各敘過。張哲舉家見柳俊儀容秀麗，聲勢尊嚴，喜得心孔沸開，眼都沒縫。柳俊隨令軍兵擡上二十四擡禮物，是五色紵絲四十端，五色大緞四十端，金盃金杯全副，金爐玉杯，金釵鳳冠，天筋銀爵，鎮書玉尺，壓被金猊等共二十件。其餘便是糖餌裹餡，菓品食物。張哲先收了，舉家食

物。後又量收了些。柳俊諄諄不已，方一總受了，擺開筵席。柳俊正中高坐，親戚旁席奉陪，戲子搬演新奇，笙歌迭奏，其餘隨從人役無不醉飽，兼有賞錢，黃昏酒散。柳俊起身作別，張哲又備了盛酒送下船來。直到三鼓回衙，隨便擇日設席請岳父母，并玉飛舅到署，也十分費事。如此往來，又闌了半月多，方纔稍歇。且說石珮珩歸署後，纔曉得凌駕山縣提總因已前往浙省公幹，又爲尋覓妻子，無暇他及。今靜坐署中，方理及諸務，替駕山十分得意。料想此時李公當回親事，必然成就。又過了幾日，果有京報到來，駕山補了試御史，李公已回朝廷，因他撫綏有功，重加厚賞。

不勝大喜。乃向夫人道：「自駕山被誣，我與他受盡艱苦。今日都已成名，翠翹亦不勝感嘆。」珮珩意中欲打發一人往京候問李公兼候駕山延秀，却見又有京抄報來。柳俊補授淮揚總兵，駕山巡按江西，俱乘傳赴任。料想此兩人親爭必然安貼。柳延秀在揚州，張家嫁女甚便。駕山自然候差滿完婚，便另先差一人資稟揭往京師問李公。隨後措辦了兩副賀禮，差張芳資了兩封書，先到揚州。後往江西回來。張芳領了言語，夜在曉行，到了揚州。正值柳延秀娶過夫人，張芳投了書信。柳俊隨着進見，張芳遞了賀儀。稟道家老爺尚未知柳老爺新婚大喜，止備有到任的禮物。

乞柳老爺驗收。柳俊分付家人收了，款待張芳。知他要到江西，次日便給賞了路費，封了回書，又封了一個稟揭，就託張芳帶往江西候問。駕山柳俊見珮珩書上備述尋妻之事，也替他十分歡幸。隨也差家人資了書儀往吳淞來。真這邊張芳自揚州起身，下了長江，到江西按院出巡所，狂投了書信賀禮。駕山見珮珩書上備述，裴自足萬惡異常。妻子遭了無窮顛沛，設或投江身死，無處尋踪。畢生懷念，還屬尋常。淑女幽貞，何從表白也。替他兩人着實感嘆。忻慰。敘凌柳兩人知珮珩尋妻之事各詳畧不同甚有分寸又見柳俊已畢過了姻書來問候也。自歡喜留張萬住了數日，却見魏義也到就

叫魏義賞了禮物回書。另備一副厚禮。送與珮珩夫人。是賀盟嫂的贊敬。一同張芳往吳淞。及到時。柳家差來送禮的人。已經回去。又帶一筆前話。便有收拾。張芳進衙門。回了兩處的話。珮珩傳魏義進見。魏義隨過頭。遞上書札。及兩副禮物。珮珩拆書收禮。乃留魏義衙內住歇。珮珩先見柳延秀。差人來賀。已知他畢姻得意。今見駕山書上說親事已諧。俟任滿完娶。也將兩家的事情說與夫人。翠翹翠翹也替他們歡喜。又見駕山為他送禮。十分感謝。魏義住了多日。要回江西。珮珩寫了回書。給與盤費。魏義回到江西。主人又出巡到撫州府。便到撫署。回話。駕山此時巡歷將遍。清



正自持。百姓畏威懷德。載道謳歌。官吏恪守功令。洗腸滌慮。豪強聞風斂跡。改惡從善。獄清政簡也。自快意。那知猶有愍不畏死之徒。恣行兇惡。你道此人是何等樣人。何名何姓。原來此人姓希。名寧。原籍吉水縣。就是做南直淮揚道的。他為審屈了凌駕山。失出了慎明賴錄。後賊破事發。希寧革職歸家。雖則革了職。他的宦囊豐富。落得歸家受享。偏不肯享。偏要作出事來。但他為人貪狠不情。親族裡邊。知交面上。沒一個相好的。都很他。不過歸家未及一月。便有幾處冤家。要來發覺。總因希寧平昔過端。有如山積。待這班人的不堪。難以枚舉。又因他有三個兒子。都是納粟中書。只知

倚父官勢在地方作橫。那曉得人情世故和氣爲先。三子之中又是那第二個兒子。叫做希懋先。更加撒潑放肆。以此鄉黨隣里切齒痛恨。這希懋先的妻子是撫州府東鄉縣喬進士的女兒。兩下親家性頗相同。因此往來極厚。希寧見本地方難以容身。便挈家到東鄉縣來。依附喬親家爲久安長住之計。那知生了這般性格。明知因做人不好。故此本地不得安居。如今搬到東鄉。可該改絃易轍。他却明知故犯。偏不肯改。一味逞着素性。欺壓鄉隣。如有與他干涉。無不吃他的虧。住不上半年。又有許多受他荼毒的。這東鄉風俗極盛。九月登高之際。大家小戶都出來遊玩。

有一家姓洪名源號奉源。生有一子一女。女兒却生得好。年絕十七八歲。竟有絕世丰姿。一絲出名。人人仰慕。這日重陽佳節。也出來登高。却被希懋先看見。問起根由。原來芳名素著。便要娶他作妾。明日便託人去說。這洪奉源的妻子繆氏性格極其惹厭。家世原屬平常。便賣弄得簪纓第一。形狀固無足取。偏扭捏得體態無雙。見富貴人又不。在他心上待貧賤的。又會極其欺凌。遇能事的。又不肯輸心。若蠢笨的。又狠加欺駝。惹着笑罵。便三日三夜不得住口。婦女閒談。又說高說低。善於攤眼。及至做事。又酸得。了不得。所以養了這般好女兒。豈無人求親。只爲做娘。

的惹厭不着腔。故此還無人來聘定。可見人惹厭不得的。若惹厭了。雖有好兒女。都無人要。今被這希懋先看見。立刻託人來說。這繆氏聽見說要娶去做小。不等那人說完。不問頭由。便罵來說事的人。沒趣。向希懋先回覆。未免又加幾句不中聽的話。這希懋先又是一個慣撒潑行兇之人。如何不惱。登時大怒。恨不得天都要扳將下來。想出一個惡計。到夜來黃昏時候。叫了數十個如狼似虎的家奴。各帶短棍。分付到洪家搶他女兒來。且做了親等。他告到官。就斷離了。我已睡了他女兒。落得暢快。又一等計。做了庚帖禮帖。令家人藏在身邊。進門去搶時。撒在洪家。等個把柄。眾人依了主命。乘



黃昏左側。趕到洪家門首。一聲響。打開了門。打將進去。這時洪家尚未會睡。一家認做强盜。嚇得魂不附體。說時遲。那時快。眾人看見女兒搶來。馳在背上。飛走去。了眾人一閃都散。這繆氏見是搶女兒的兇人。不是劫錢財的強盜。便出門前哭罵。是誰天殺的。搶我女兒。隣里聽得。陸續開門出來觀看。雖平昔厭這繆氏。然見搶去他的女兒。公道自在人心。也都為他懷着忿氣。偏有這希家一個小廝。叫做阿牛。性子也極潑賴的。聽得繆氏在門外叫罵。便不勝其忿。趕轉來。照着繆氏兜嘴一掌。繆氏不曾提防。這一掌來得力猛。翻跟斗。跌在沿石上。頭正打着石塊尖角。登

時悶暈。此時衆隣里都有燈籠火把。却見這惡廝趕來打倒繆氏。洪奉源父子向前擒捉。衆隣里齊來幫助。這惡廝初先好不興頭。見打倒了人。他也原不着忙。他見打殺了人。不足爲奇。見人齊來拿他。方有些着急。却早已縛定了口。裡還硬被衆人狠打了無數嘴巴。照看繆氏時。纔得甦醒。頭上打了一個窟窿。血流不止。洪奉源父子扛了繆氏進去。衆隣里拖惡廝進門。打問惡廝。纔曉得是希家家人。內中有見識的道。黑夜劫閨。又行兇殺命。兩重罪犯。明早生成要報官。究治他。就是天官皇子皇孫。也要依着道理。只是一件。他們衆家人見少了這小廝。還要轉來搶奪。大家都要防備。

話未說完。早聽見外面人聲喧闐。口叫還人。果然衆家人走到半路。見少了阿牛。料是還在洪家。便分一半趕轉來。要人亂喊亂叫。反說清平世界。你這一班該死的狗才。怎麼藏了我家小廝。闖將進來。這時洪家隣里也有四五十人。一齊拍手喊叫。清平世界。怎麼搶人家閨女。又打殺了人。你們就是鄉宦人家。難道沒有王法的一總捉住他。明日好一齊解官。衆家人見不是局勢。一邊罵着。只得轉回去了。豪奴使慣了家主的勢。真正看不得。這邊洪家見繆氏受傷。奉源父子只好去料理打壞的人。衆隣里趕散。希家衆人轉身進來。見檯上有兩個紅帖。衆人取來一看。有識字的念了一遍。

道。這是希家做就圈套。丟下這個做証見。所以敢來搶人。有個道。他家的帖子。好寫就了。丟來這邊的帖子。如何假捏得出。有個道。如今奉源的令愛。被他搶去。不會逼勒他。說出也好寫就的麼。有個道。這樣帖子。要他何用。不如燒去。有個道。不可。你若燒了他的。倒是痕跡。不如且留着。終久實事抵賴。不過明明搶人時。撒下的。我們大家都見他。須謊賴不去。只見洪奉源的兒子。洪一出來。見子帖子大怒。搶來便向火燈上燒。衆人道。且留了。倒好說話。不然反叫說要滅他的形跡。賴他的婚了。急急打滅了火。已是燒去了一角。這時洪家一夜不得睡。守至天明。洪奉源央人

扛了妻子。同了這地方。上侯甲隣佑。并打哄看事的。不下

百十餘人。押了希家阿牛。到東鄉縣衙門前來。尋代書寫了詞。因專候縣官早衙解進。且說洪家女兒二妹。見人打門進來。急向牀後躲避。被衆狼虎搜出。照着道在這裡了。一把拖來。馳在背上。就望外走。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如醉如癡。聽他馳抱。走到一家進去。到一房裡歇下。只見一人說道。小娘子。不要嚇壞了。你們也該好好的。怎麼把他頭髮都扯散了。簪兒都不知掉在那裡了。只見一人說道。走得慌。顛散的。這般馳抱。再加跑急。自然弄得散髮地位。情狀逼肖。只見衆人忽然都出去了。止有一個人。便來抱二妹。道小娘子。你到我

家却是你的造化。你有恁的福氣，便隨了我。包管你富貴榮華一世，裡快活不盡。此人非別，卽是希懋先。這廝洪二妹此時神魂有些定了。聽了這般說話，那得不哭，便兩袖掩着面龐，放聲痛哭。這廝登時大怒，叫進十來個丫鬟，把洪二妹洗剝淨了，推在牀上，捉住手腳，竟行姦污。洪二妹殺猪也似喊哭。這廝那裡管他，叫丫鬟們看守好了，纔出房去問衆家人搶人情景。方曉得阿牛被洪家捉住，說是打壞了洪家妻子，想來這件事生成是一場官司，須停當了他家婚書帖子。也有一個把柄，便進房嚇令二妹說出生紀月生并三代父母名姓。這女兒只顧痛哭，那肯說出

又惱了這廝性子，又叫丫鬟們把二妹赤條條的拖起來，把拶子來拶。罪過。這班潑賴奴才生成有這般情性，總不曉得一些溫柔鄉的情景，不過一味淫慾而已。二妹痛極難當，只得說出生年時日及父母名姓。其餘其實不知這廝道也罷。他是與我為妾的，只要他父母立了婚帖，便是那管他什麼祖宗三代。當夜便叫家裡已前假寫禮帖庚帖的人，他還在行會寫把個帖兒做就，又做下狀詞，說洪奉源要賴婚，到搶去小廝阿牛，求官審理。叫家人做了抱告，守到天明，也到縣前來。這希寧得知兒子做了這件沒天理事，總不說兒子不是，反與喬進士商議，連夜打通了知縣的得用吏書，先行稟知縣官，送銀五百

兩要官審斷洪家賴婚。故此搶歸的。這知縣是浙江紹興人。少年科甲。一味要錢。政事民情毫不曉得。受了希寧賄賂。到明日傳柳坐堂。洪奉源上前告搶女殺妻事。告希懋先爲首。不識姓名豪僕二十餘人。現獲兇手一名阿牛。這縣官也不相驗。打傷婦人。只叫皂頭帶了阿牛。把洪奉源狀詞收了。分付候示期聽審。洪奉源與地方一干人。只得走出歸家。這希懋先也上堂遞了狀詞。縣官也分付了候審的話。各各散訖。便出了差人票提兩造到了審日。知縣先叫希懋先。後叫洪奉源。聽了希懋先的鬼話。只把洪奉源詰問。又叫希懋先的干証。這干証執定行過聘禮。各有

婚帖禮帖爲憑。又叫洪奉源問道。洪奉源如何說是有。自然說並沒有這事。縣官便叫把干証夾起。干証一口咬定說。有的。希懋先又把假做洪家的庚帖禮書回帖。與知縣驗過。知縣便叫把洪奉源夾起來。這洪奉源如何熬得。衙門的人都受了希家賄賂。夾希家一邊人。是鬆長夾棍。夾洪奉源。便是絕緊絕短的夾棍。洪奉源便殺猪般叫喊。供出當初搶女兒時。他家撇下帖子。是有的。隣里都看見的。知縣叫差人押了回家取帖。移時拿到。知縣見燒去一角。大笑道。你若不賴婚。爲何要燒他的帖子。明明自露賴婚顯跡。這般刁奴才。不夾不招。不知情理的官也要審錯了。何況受賄見偏那。

得不到寃。再叫夾起。洪奉源極口叫寃。希懋先又上前指
在地位。洪一奸刁。同父賴婚。知縣叫把洪一也夾起來。可憐這洪
一小小年紀。如何熬得。洪奉源捨不得兒子。只得誣招。知
縣然後審問阿牛。阿牛供稱繆氏見搥了他女兒去出來
拖扯。兩相摔扭。失腳踏地。磕傷頭顱。是實。我並不會打他
知縣去了四根籤。打阿牛二十板。當堂判招定案。其招詞
曰。

審得洪奉源初以女二妹許與希懋先為妾。父母
有命。媒妁有言。希氏復經納采。洪姓亦已荅聘。婚
書禮帖。各有執憑。乃洪姓亦已小星為耻。意欲寒

盟。希懋先乃突出奇策。乘夜挾女以歸。雖於情理

未必盡協。然懷忿不得已之私心。實洪姓有以致

之也。挾女之時。母攘臂奪女。遂與希氏小奴阿牛

摔扭。失足跌地。適頭與石相當。賴婚比之蘊憤。不

過求善價以待沽。頭破可以居奇。遂思借大題而

雪恨。知縣亦是有才處處回護。且又詞嚴理順。真是混淆是非。庭訊之下。希氏

所執婚書回帖。鑿鑿可憑。而洪姓竟以半投秦火。

賴婚之跡。欲蓋彌彰。豈曰人謀不臧。抑亦天理有

在。二妹斷歸希氏。奉源父子合擬杖懲。姑念無知

寬宥。阿牛量責。以杜後訟。餘無辜各釋。寧家均宜

導導毋得再瀆。

知縣判畢。令招稿吏。朗念與衆人聽。希憇先叩謝而去。洪奉源父子被夾。負痛難行。隣里中有個看不顧意。馳了出來。這些保甲隣佑干証。都不叫着。大家嘆口氣。只好背地裡罵聲瘟臟官。燒骨頭還鄉罷了。洪奉源父子歸家抱頭痛哭。繆氏問知這些審斷原故。原爲破頭傷風。成病沉重。再加煩惱。不兩日身死。奉源只得買棺殯殮。這一口氣如何忍耐得定。必要往上司告理申冤。又因脚痛難行。只得養子半個多月。有些好走。一日夜裡望空拜告天地祖宗。泣訴一番。冤情忿訴自然感動神明帶了兒子。背了行李。把家中關鎖。

了。只說出門投親。便望府中來。奔府告狀。且說凌駕山此時出巡到撫州府。正補十一月初間。把應行事宜照常分撥也料理了好幾日。一日閒暇無事。在私衙裡看閱文卷。只見北風大作。甚是寒冷。紛紛揚揚。攪下一天大雪。魏義暖了一壺酒來。擺上幾碟魚肉。駕山心上也思飲酒。便推開卷宗。舉杯獨酌。看着風雪迴旋。只見兩隻烏鴉從西飛來。歇在廂屋簷頭。鴉背堆滿着雪。向東怪鳴。三聲同鳴。同止。駕山看了。便覺心動。叫聲奇怪。此地必有恁的冤情。故神明遣禽鳥見示。乃立起來對着烏鴉道。二鳥果爲冤情而來。可再同叫三聲。那兩隻烏鴉果同叫三聲。不多不少。

駕山心下轉念。世上冤情儘多。只是這烏鴉又不曾說話。不知冤情在於何在。却教我何從察訪。猛一會意。這烏鴉向東而叫。莫非冤事却在東方便。又對烏鴉道。冤事莫非就在東方。我今卽着人往東察看。若果如此。你再叫三聲。那兩隻烏鴉。竟像會人意旨的。又向東齊叫三聲。駕山渾身震惕。必有奇冤。又說道。這冤事我必細訪推詳。務期必雪。不負你禽鳥告戒之意。那烏鴉方和緩低鳴三聲而去。此時魏義在旁斟酒。見了烏鴉詭異也。驚怪不已。駕山便立喚一個心腹能事衙役。同魏義穿戴雨衣。騎馬出東門。見有可議可詫之事。卽刻帶來回報。魏義會意了。得便

同衙役上馬出東門察看。行不上五六里路。到一個荒涼所在。只見一人僵臥雪中。一個少年在旁哭泣。着實在那邊撫摩叫喚。情景慘傷。魏義暗道。此事必當究問。乃一同下馬向前問那少年。因何哭泣。這凍倒的人是你什麼親。知那少年看着魏義二人。乃說道。我姓洪。是東鄉縣裡人。這是我父親。魏義道。爲何跌在這裡。有何痛楚。只見那凍倒的人。渾身寒顫。開眼看着魏義道。二位是做什麼的。我要凍死也。可憐見救我一救。衙役道。我們是官府裡的公差。那人愁眉發顫道。我是東鄉縣裡百姓。叫做洪奉源。因受了天大奇冤。兩腿夾傷。又遇了這般嚴寒天道。雪又

下得大跌倒在此。却要死也。爺們可憐見扶我一扶救我一救。我這兒子也會夾過他年紀小氣力不加攙扶不動。魏義暗喜道。這是一件冤情了。便扶他起來。這洪奉源又痛又冷。直閃了去。又復一交跌倒。魏義道。是此怎了。衙役道。魏大爺我有道理。我把這馬與這人騎了。大爺先同他到衙門上。我同着這個小廝慢慢走來。魏義道。有理那。洪奉源聽得這話大喜道。爺們是什麼衙門。衙役道。你到那邊。自知洪奉源道。我受了冤。原想奔府告狀。如今承二位爺救我性命。不管什麼衙門。我只管告去。一頭說。一頭掙扎起來。要向魏義二人作謝。卻道。洪奉源先前扶起便跌。

這時却怎麼立了起來。只爲得知了衙門裡人。又肯做好事。把馬與我騎了。到衙門上去。必肯替我幫襯。准狀。這是天落下的造化。如何不喜人。到稱心快意時。憑你痛苦飢寒。便覺歡然無礙。是極所以竟能掙扎立起。衙役替他拂去了身上的雪。扶襯他上了馬。把行李縛在馬後。魏義上馬幫着他同行先走。衙役便與洪一隨後走來。在路上。魏義問奉源。衙役問洪一。都曉得這種冤情了。移時魏義與洪源先到衙門上。叫洪源坐在班房裡。問知洪源會吃酒的。便叫門上人暖一壺酒。與他衝寒。自己進見。細稟已上情節。及路上所述冤情。駕山聽到希懋先。洪源是希寧兒子。

搶奪閨女強姦。又行兇打死洪源妻子。心上暗念這賊狗父子濟惡。天道難容。當年誣我爲盜。破我家私。若非徼天地祖宗之幸。得以成名。至今尚宵啼露處。不知飄流何在。今幸天敗。犯出這般大罪。縣官必定受了賄賂。故敢顛倒是非。我自然要替百姓除害。以直報怨。分付待他兒子到來。帶他父子進私衙細詢。魏義傳話出去。不移時。洪一也到了。也吃了幾杯酒。定定神氣。方帶他父子進衙門回話。洪源得知是巡按衙門。見天有日。歡喜倍常。便跟了衙役。直到私衙裡。跪下磕個頭。駕山看那洪源。不上五十年紀。這洪一相貌頗佳。便知他女兒必是美貌的了。因細問根

由。洪源盡情哭訴。始末道。妻子被打。只隔得十七日。便至身死。分明是打死的。搶女之夜。撇下帖子。小人兒子忿極。要燒隣里四十多人。皆所目擊。縣官總不叫問。只聽希家一面情詞。反說納聘是真。燒帖賴婚是實。女兒搶去。不知死活。妻子又被打死。小人父子俱被夾壞。一家拆散。冤似海深。今日得遇青天。預先曉得小人父子跌倒雪裡。差人遠來搭救。真是神明老爺。小人的冤誣得雪。不然直教凍死在路。小人的兒子也是死命了。說罷。父子二人痛哭不已。駕山道。你女兒在希家。如今怎麼樣了。洪源道。不知死活存亡。小人妻子死時。也曾央人去報信。被他門上人亂

打出來。確有之事非至今小人的女兒毫無消息也自然

不知母親身死。駕山道縣審過後。希家可曾有人到你家

來。洪源道沒有人來。但有人傳聞來說。叫小人安靜過去

也。還留着餘生。不然要打折了。小人兩腿問罪。遞解遠惡

軍州小人的兒子。要捉進府中。另有刑法消遣。故此小人

父子出門。只說投盜親戚。不敢說奔府告狀。又聞得希家

說。悉憑小人那裡告來。就動了民本。也不是爲慮。駕山分

付衙役。押着洪源父子。在衙門外飯舖住下。着落店主人

好生看覷。蓋恐希家有人來暗算。又分付洪源速寫狀詞

投遞。以便立拿解審。衙役依言帶出。安頓了。卽具了狀子

遞進。駕山卽差官。往東鄉縣着落縣官。立提洪源告希懋

先搶女殺妻事一案文卷。并附卷婚書禮帖。不得遺漏片

紙。并提希懋先。并不識姓名家人二十名。小厮阿牛。原媒

干証。及洪源地隣保甲。并該縣經承等一千人犯。火速星

夜赴轅聽審。如少一名。該縣經承與該差。立即處死。這差

官如飛趕到。知縣嚇了一呆。立出差拘各犯起解。且說希

寧父子。自凌駕山。點了江西巡按。已嚇了一跳。恐怕前來

報冤。也着實擔着憂愁。幸喜搬移他所。以爲無人觸發。可

以無事。今見兒子搶人女兒。却也有些着忙。所以同喬親

家。等計賄囑縣官。以爲審斷定了。出了山。招有了墻壁。况

且看得這樣事不足爲奇。總不在意。今却見按院忽然來提。又不見據何人告發。雖則有些驚怕。終以縣卷審定。不怕十分別樣翻招。認做可以延緩。還與喬進士商量。出神算計。那知按院隨又差發手批。并帶花押鎖封。鎖拿承行案件。經承星夜起解。如遲一刻。官叅吏處。縣官着急。請希寧與喬進士到衙面說。不能刻緩。希寧無法。只得打發兒子。并家人等起身。同了縣裡兩個經承。賚了文卷。這邊洪源地隣保甲。都行起解。一齊到巡按衙門投文候審。希寧同了喬進士。帶了萬金。隨後趕來。恐怕有夤緣囑託之處。便好不時應用。駕山收了解文。因遲了一日。將鎖到的承

行經承發轅門外。重責四十板。發回。便懸牌。次日聽審。希懋先打聽得洪奉源在巡按衙門口住地。明知是他告發的。到了次日。希懋先到衙門上。絕無動靜。傳說按院今日有事。明日纔審。原來駕山得知希懋先父子都到府來。便差能事衙役。賚了文書。暗同洪一。竟到東鄉縣。立提希家所搶洪氏。縣官立即差人。協同院差。到希家。希家無人。作主見得按院提人。不敢推阻。只得放出。你道按院前日提人時。爲何不一總提了。駕山蓋深知這希寧父子奸險異常。若一總拘拿。恐這洪氏便遭意外之變。雖惡人終乎難逃法網。然善良先已受了不白之冤。豈不將洪氏坑害

殺了。所以做有司官府的。不肯實心爲民。不會周全良善。往往多有此失。今駕山已前。特空着洪氏不提。使希家認做不要此女質。審便不在洪氏身上着想。今日出其不意。便使他一時算計不來。正是

爲政全乎要實心

又須智術衛良民

若言我只依常理

多少奇冤未必伸

却說洪二妹提出虎牢。也還未知是禍是福。及與阿哥相見。相抱痛哭。洪一說了巡按提審原委。方纔有些放心。院按着洪一同去。這能事衙役已僱了轎子。擡了洪二妹。星夜到府。却值後日早堂回話。這希家也趕人到府與信。已是

審過了。這早希懋先又在轅門伺候。只見按院放炮開門。本府的大小各官。無不畢集。陸續進見。轅門兵丁回風報事。軍牢夜役進院站班。少頃只見批差擎牌出來。就審希懋先一案。希懋先跟着批差走進。只見洪二妹已在二門上同着父兄。并洪家里隣一千人。跪在東邊。大驚不小。這洪氏幾時提到的。跪開了。又不好問。只見自家的干証家人等。并經承一總來跪下了。只見上面叫洪源。又見叫洪源的保甲隣佑。方叫到希懋先。希懋先料是他們吐實供稱。心上也有些着忙。駕山問道。你怎麼夤夜打搶人家閨女。鄉縛強姦。是何道理。希懋先道。職官是讀書的人。頗知

法度怎麼肯做這事。總為這一句話把天下事都弄壞了這是洪源將女許與職官為妾。納過聘禮。後來洪源竟要賴婚。是職官不甘請同原媒到他家裡。搗了他女兒回來。洪源反捏詞誑告。在縣裡蒙縣主審明。現有山招。并洪源自認賴婚口供。可據。只求老大人明察。駕山道。當日洪源賴婚。有何事蹟。可憑。你何由知覺。希懋先只被這一問。却不會打點。嘴裡便七個八個支吾了一回。方說道。聞得洪源要賴婚。有人傳說。駕山問道。何人傳說。希懋先道。是媒人說來。駕山道。媒人來傳述了。你可曾去面與洪源理論過。然後搶他的女兒。還是一得知了賴婚的話。即行搶歸的。希懋先又支離。

了兩句。方說道。與洪源理論過。因他不從了。然後搗他女兒。職官是知理法的人。那好不與理論過。便敢輕舉妄動。駕山便叫希家的干証。即係原媒。希懋先便要立起。走下。駕山喝住。待干証到案前。然後分付希懋先跪在泊水口頭。離了干証有三丈多遠。駕山厲聲道。你就是兩家的媒人麼。洪源要賴婚的話。是你多事。往希家傳述的麼。情虛的人話無的實。先派他一個多事。干証道。老爺。小人正是媒人。自然反其所問。真情立見了。干証道。老爺。小人正是媒人。洪源賴婚的話。不是小人傳說。是希懋先自己在那裡聽得。不干小人多事。駕山又厲聲道。希懋先搶洪家女兒。你在那邊沒有。干証道。不在那邊。希懋先跪在下面。聽得喊。

道。你怎不在那邊。我請同你去搵的。難道忘記了。于証便接口道。小人忘記了。希懋先去搵洪源女兒。小人是原媒同去的。駕山笑道。好奴才。轉口好快。希懋先說是你傳述賴婚的話。你又供希懋先自己那裡聽得。與你無干。希懋先供稱。請同原媒搶親。你又供沒有同去。見希懋先執說去的。你又隨轉口說是同去。你那裡是什麼原媒。是買來的。光棍本院也不耐煩。你這利口。左右打嘴皂隸。搶上堂來。拖翻干証。打到六十巴掌。叫且住了。這干証已打得滿嘴牙齒。個個活動。兩腮脹胖。好像燈籠。着令跪在堂上。一壁。駕山又叫希懋先問道。你既行聘到洪家。帖子是你自

已寫的麼。希懋先道。是職官自己寫的。駕山分付門子。將紙筆等。與希懋先寫字來核對。希懋先道。起稿是職官起的。上帖是職官家人。希能所寫。駕山道。希能。在這邊麼。希懋先道。職官家人。不過十數個。這洪源証告。二十餘人。其實沒有。就是搵他女兒時。原沒有一齊去。今却被他一總誣告了。因稟遵。老大人。臺法。這十數個家人。一總叫來。都在下面。駕山便叫希能。只見希能上來。是一個胖大漢子。有些假斯文形狀。又有光棍氣象。駕山叫寫字來。瞧這希能。寫了兩三個字。便住了。駕山叫。就把帖子上。字樣。寫二十個來。希能只得寫了二十個字。門子接來。放在案桌上。

駕山一看與帖上一些不差。便叫希能問道：你替家主寫帖，怎麼又替洪源寫帖？希能大加驚駭，只得硬着嘴道：小人是希家的人，怎麼替洪源寫帖？不要說沒有這事，也沒有這理。反欲以理奪人。駕山叫把洪家燒殘的帖與希家所執的帖總與希懋先看。可是筆跡一般無二？希懋先道：筆跡雷同的頗有，只是洪氏生時月日，難道職官那裡捏造得來？這個奴才只道單出他乖，別人都不是呆的。駕山笑笑道：不須狡口，乃叫洪氏上來問道：你父親把你許與希家，你家答聘去的婚書庚帖，是怎麼開寫的？你知道麼？洪二妹哭道：我今年十七歲，並不會許。希家那夜希家許多人打門進來，還認做一班

強盜，我躲在牀背後，被他們搜出，搶到他家，綁縛強姦，後來希公子又問我生時月日，又要問我父母名姓、祖宗名字，叫我沒有說，便把我撿起來，我痛不過，只得說了生時月日與父母名姓。這祖宗名字，其實不曉得，便沒有說。希公子便也不會再搜。希懋先道：老大人，不要聽他胡說。巡奴才在家，有了姦夫，不是個處子，故此他要賴婚。真正不然爲何燒我帖子？駕山聞言大怒，拍案罵道：你這再副奴才，立刻死在頭上，還不知道。你道本院處不得你，你只強姦閨女，就該砍你驢頭，你反污鱗，他有姦夫，賴婚情理難容，再也耐不去了。分付左右先打他的嘴，皂隸吆喝一聲。

上堂拖翻要打希懋先意中竟認按院莫可如何他還想
官司縱輸也只好處他的家人今見先叫打嘴便喊叫擅
打職官該得何罪。好把手竟來招格駕山大怒拍案大罵
何物狗奴敢稱職官着實痛打這些皂隸見說到希懋先
凶惡處人人切齒摩拳擦掌恨不得就搶上堂來一頓臭
打也好先出出氣今見官府叫打這廝還敢招格一發恨
怒不過便緊緊按住狠命痛打也打到六十叫住。稍舒華
這希懋先是紕袴膏梁蒿條棒兒沒有上身的今日被這
一打頃刻便像了一隻挫狗駕山又叫洪源里隣保甲問
火燒帖子之故衆人異口同音直供真情駕山叫把希能

夾起來希能初先還強駕山叫敲打到五十槓子方供稱
主人搶女強姦是實當夜因打壞洪源妻子料有官司故
算計假做婚書禮帖以便執憑兩家的帖都是小人捏寫
駕山叫放了夾棒令希能自寫口供然後叫把希懋先夾
起來希懋先嚇得魂不附體大喊道小人願招實情求老
爺不必夾罷駕山道情真罪實那怕你不直招但這一夾
棒斷斷也少不得衆皂隸也恨他不過一把掀翻剝了鞋
襪緊緊收扎着實奉承。大快人心這廝是錦繡裡裹出來的何
曾吃着這般滋味死去了幾番又敲了五十槓子方纔放
夾分付給與紙筆令他自寫罪由叫門子看着他寫如有

一字寫得糊混。取上來看了再夾。這匪勿怕得沒地洞鑽。何敢隱諱。磕伏在地上寫着道。九月九日。因登高遊玩。見了洪奉源女兒貌美。不合起心圖謀。作妾又不合於十一日。黃昏時候。叫家人打入洪家。搶女歸家。綁縛強姦。又不合令家人希能捏寫三代禮帖。乘打搶之時。擲向洪家。又不合私動官刑。按逼洪氏勒吐生時月日。父母名姓。令家人希能捏寫洪源回聘庚帖婚書種種。非孽俱係自作。懇求老大人恩開一面。生死不忘。駕山看。放在案上。叫帶過干証。干証爬將過來。當面跪下。駕山道。你這光棍奴才。怎麼助紂爲虐。是少銀子買來的。夾起來。招個實情。干証

極聲喊道。希能先已招了。小人也情願直招。求老爺饒。

總是小人該死。還望仁天老爺格外施恩。駕山笑道。你這

班人。最好最後。以非爲是。以直作曲。不知害了若干好人。

本院也素知你這班人有三樁本事。嘴。腿。腳。本院今日叫

你三件都受了痛苦。方肯退悔。真正才惡。干証饒你。廉如夷齊。也要被他質成。饕餮。

叫左右夾起來。干証愁眉蹙額。痛哭哀苦道。小人該死。如

今情願直招。只求老爺饒夾罷。若有一字含糊。任憑老爺

賜夾。就夾死在老爺臺前。也是情願。呵。奸刁之人。泥首求

也皆詐。駕山道。朝廷設立刑具。原是處治惡人。怎麼饒得。皂

隸扯下干証。驗了夾棒。夾將起來。這干証真個熬刑一聲

不則。單單打。將次收足。只聽得一聲響。夾棍折了一根。駕山笑道。真是好脚。叫換一副。絕短絕緊。堅固夾棒。再來。皂隸稟說。犯人暈死了。駕山道。假的。且住了手。把紙燂烟。薰他鼻孔。皂隸依言做事。只見干証連牽。打了三四個。噴嚏。駕山笑道。可是這奴才詐死。着實夾。干証哭叫道。仁天老爺。小人也是一時利令智昏。落了希懸先的局套。小人也是父娘精血生的。熬不得這般痛苦。老爺就是上天一般的仁民愛物。救了虫蟻。虫蟻也知感恩。只求仁天老爺饒恕。以此入情之言。倒入慈心。駕山喝道。你既是一般父母所生。爲何不守本分。偏要爲惡。本院懼厭你這張利口。

何勞你來奉承。左右再打他四十嘴掌。滿了一百皂隸。又捉住。打了四十嘴巴。牙齒打掉了三四個。然後套上夾棍。收足了。分付打一百槓子。打完了。就夾了打腿。頭號翻青。重砍四十。然後放夾。這光棍好一個鐵漢。也鎔做一塊。錫糖乃叫阿牛上來。也一夾棍。招出那夜搶女。打翻繆氏。以致觸石受傷身斃。然後叫東鄉縣經承上來。這經承初先見巡按來提。也原打筭。僱人頂替。只因這個凌巡按精明。不敢作弊。這時從早晨審起。已到日昃。見巡按審事。愈覺精明。竟無一毫厭倦。草率處。大凡官府審事。總則一個厭倦。草率了帳。所以凡事審得清。聽得夾打一人。無不嚇得一跳。尿都嚇了出來。這時叫

着。因跪了半日。跪得腿軟筋麻。立起來一幌。便一個跟斗。爬到案前。跪下。駕山道。你見得這些供招事情麼。經承道。老爺龍圖再世。神明天縱。審得極是。駕山道。你本官怎麼這等糊塗不公。這一篇招狀。總無情理。希懋先乘搶女之時。擲下帖子。這些里隣。無不共見。洪一要燒燬。復留衆隣。佑亦皆目擊。怎麼你本官總不叫來詢問。竟坐以婚書。庚帖各有執憑。賴婚實非細事。必須確有實據。即使希家果有婚約。必洪源實有賴婚之跡。方可聽斷。今漫然意擬。忽以小星爲恥。意欲寒盟。如果有此情。希懋先何妨鳴官告理。乃竟行黑夜搶奪。這個竟有大不合在裡邊了。你本官

怎麼反替希懋先遮飾。有何懷忿不得已。坐以洪姓所致。阿牛打傷繆氏致死。於阿牛則稱小奴。於繆氏則稱夫足。洪一念恨燒帖。則實以賴婚之跡。欲蓋彌彰。繆氏致死。有因。反斷稱量責阿牛。以杜後訟。周聽則明。偏聽則暗。你本官得他多少賄賂。如此一面情辭。你須從實供來。經承只顧磕頭道。這是本官主見。小人實實不知。駕山道。官吏朋比作奸。本院已經訪確。還敢胡賴。推個不知。夾起來。皂隸又吆喝一聲。拖翻去夾。經承極口號叫道。小人願招。是五百兩。駕山道。五百兩。是你過付。經承道。不是小人。是喬進士自己送進。就是希懋先的丈人。駕山道。喬進士送去不

由你作先容如何得進。叫慢慢的敲了一百槓子。然後放
 夾也。令經承自寫口詞。又叫希懋先將寫過供單上添了
 阿牛致死繆氏及行賄事實。懋先只得寫道家奴阿牛不
 合將洪源妻子繆氏打傷辜內身死。懋先慮罪託丈人喬
 進士。賄囑經承繳縣官銀五百兩。所供是實在官人犯。一
 總畫了花押。希懋先阿牛希能。干証經承俱送重監收禁。
 洪源洪一洪二妹討保在外。其餘里隣保甲俱釋放寧家。
 駕山退堂。各官俱散。百姓在轅門外聽審的不下千萬人。
 也不管在官府面前。也不管在希寧父子喬進士面前。一
 片聲叫着青天老爺。審得這般公明快暢。真正天開眼了。

做奸官的原榮耀所以 駕山因有喬進士及知
說仁則榮不仁則辱 縣在內。連夜寫本。差官刻日賫奏。又發出希寧父子惡跡。

出示召告。東鄉縣知縣見巡按審出真情。料無好處。乃自
 縊身死。該縣同城官具文報來。數日後。東鄉縣受害百姓
 有狀詞三十餘起。這番弔動了吉水縣裡百姓受希家害
 的都趕來投狀。有三四百張。這番希寧自己并大兒子希
 懋先第三個兒子希志先。都有事發覺。連這喬進士也有
 冤家五六十人。總在巡按衙門控告。駕山只據重大事情
 提審。究治原照原案具題。至三月裡。邊倒下部文。奉旨說
 希寧父子濟惡罪浮於法。難以一日姑容。着立即處決。希

懋先希能等斬首示衆。希寧喬進士希恕先希志先阿牛等絞。各犯名下追贓入官。東鄉縣經承干証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東鄉知縣慮罪縊死。應毋庸議。仍於家屬名下追贓入官。其從前徇縱各犯官員。或有陞調降革。俱着撫按嚴查定罪具奏。駕山按了這部文。便將衆犯分別決遣。訖江西省中。除去大惡。人人稱快。洪源父子來謝。駕山分付擇個讀書士子。招配二妹。却有一個飽學窮秀才俞啟宗。少年未娶。與人說親。洪源欣然依允。擇吉招贅。夫婦極其相得。下年便得聯捷。官至部屬。二妹詰封宜人。也不枉了洪一虧了妹婿。提携納了三考吏。做個主簿。這是後話。且

說駕山出巡到贛州。江西省總兵駐劄贛州。互相拜會。這總兵卽是張達。因有軍功。遷擢此任。駕山會晤。始知出於李公門下。與珮珩延秀都是同事。張達也知凌巡按乃李公之婿。石柳雨總兵俱是莫逆。便與駕山十分見好。駕山見他也是豪傑。相待甚厚。張達一日盛送禮物。駕山便設宴請他。因這赴席。有分教。一夕盤桓。樽俎聊酬知己片言。拖逗人生。終有相逢。未知有何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好女子盛粧出遊。往往招禍。切宜戒之。近時有一家數女子踏青某所。貌既美而粧復艷。爲一惡紳所見。乃威逼其丈夫爲奴。丈夫歸責其妻。數女子皆恨極。

溺死丈夫痛念亦縊。半年後惡紳與其黨羽皆白日
被神追攝囚繫而死。嗟乎舉家慘毒一時畢命。彼惡
紳之死烏足以償悲夫。
希寧父子世上不乏是輩。烏得復有如凌駕山爲官
者。出而一掃除之哉。

快人心三集卷之六

第十一回

裘翠翹片言讎自殺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張婉玉百兩怨平消

詞曰

天道好還妙理。愚人懵懵達者何疑。世上好兒萬
輩儘自猖披。豈料那高高在上。視聽處察察無遺。
猶來時孽悲自作福。羨人綏。真癡無端污。曠問
心安忍悔也。嫌遲從逆多凶。致將美色悅優兒。遇
冤家分遭誅戮。逢大度反荷恩施。試思之雖邀寬
典惡豈當爲。

右調玉蝴蝶